

百姓记事 难忘那年看春晚

梁永刚

那年我12岁，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，电灯逐渐取代了家家户户的煤油灯，村上有七八户富裕人家都买了电视，如此一来看电视不用从村南头大老远跑到北头来回奔波了，大都是就近串门子观看。幼时的我是一个十足的电视迷，自己家没有电视，偏偏嗜电视如命。每天晚上吃完饭，我都溜出去趁着夜色在街巷上转悠，说是转悠，其实是满大街找寻哪家的电视开着，好前去蹭看。来到一户有电视的人家门前，我先是将耳朵贴着双扇木门，探听家中有无电视的声响，如果听不清楚，则将眼睛凑到门缝里察看虚实，如此一听二看三观察后，确认家中电视没开，便朝下一户有电视的人家进发。那时候，看个电视跟做贼一般，像个幽灵在人家的大门前来回游荡，甚至一个晚上跑了五六家都扑了空。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长大了有钱了自己买一台电视机，想啥时候看啥时候看，想看到啥时候看到啥时候。

过去老家村上的电网不稳定，三天两头停电，一修就是好几天。庄户人家几乎没有什么电器，停电对居家过日子影响不大，唯独害苦了犯了电视瘾的村人们。如今想来，在懵懵懂懂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那些停电的乡村夜晚，究竟去外村看了多少回电视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但那份美好、那种兴奋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。

那年除夕夜，我正蹲坐在邻居家，和一屋子人热火朝天地看电视上直播的春节晚会，突然停电了，屋里漆黑一片，怨声四起，有些男人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嘟囔着，那种望眼欲穿的感觉真叫一个欲罢不能。上了岁数的老人摸着黑回家了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不愿善罢甘休，不知谁说了一声“咱去其他庄上瞅瞅，许人家有电呢”，此言一出，一呼百应，呼啦啦站出来一大片人。我傻乎乎地跟在他们屁股后，踏着夜色沿着坑洼的土路朝村外走去。刚出村没多远，便有眼尖的同伴开了腔：“不行啊，你看整个村子都是黑洞洞的，八成他们也停电了。”于是有人泄气了，想打道回府，但更多的人坚持说再到别的村子碰碰运气，反正还早着呢，回家也睡不着。被春节晚会冲昏头脑的我也忘记了疲倦，跟着他们迈开大步往前走。大概走到距老家村子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附近，眼前突然出现了闪烁的亮光，一大杆子人狂喜不已，迅速进村找寻了一户正看电视的人家，说明来意后站在后面看。毕竟是上庄下邻，乡里乡亲，人家一听是大老远跑来的，笑脸相迎，分外热情。由于来的路上耽误了不少工夫，那天晚上，我们既错过了春节晚会已接近尾声，看了不大一会儿屏幕上便打出了“再见”，我们也该启程回家了。

一路上大家彼此照应，有说有笑，一阵夜风拂过，呼吸着香甜的泥土气息，回味着美轮美奂的春晚场面，议论着精彩纷呈的相声小品，大家犹如喝了一壶陈年老酒，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和惬意。再翻过一道土岭就到我们村的地界了，一群人正沿着茂密的庄稼地往村庄的方向走，人群中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：“看，那边有鬼火。”我打个激灵，抬头看去，果然前方不远处有点点火光在飘荡，队伍前面的人惊叫着拔腿就跑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一口气足足跑出二里地才气喘吁吁放慢脚步，此时村头几户人家的狗汪汪乱吠，顺着熟稔的犬吠声，惊魂未定的小伙伴们终于摸到了家。

病毒的侵袭，令人类动容，武汉灾区牵动着华夏数亿人的心，民族精神又一次凝聚成万众一心。这是一场和平年代的战争，没有枪声，没有炮声，只有握紧着的必胜的拳头和白衣天使清澈的眼睛。

我的一个闺蜜是医院120急救科的大夫，她平时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总是会讲一些启智增慧的话，很贴心。这次武汉疫情爆发她也强烈要求要去一线，可院方考虑到急诊科也很重要，就把她留下了。当她送别其他几位医生出发的时候，她流着眼泪跟每一位开拔者拳拳相贴，鼓励大家：“灾难来临咱们一起扛！”

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无疑是震人心魄的，就像一颗炸弹，辐射的威力是无法估量的。铺天盖地的言论与信息每天刷屏手机屏幕，每一位公民都把目光揉得雪亮，网络时代透明的疫区情况把每一颗心都拽到了顶峰。焦急、焦虑、



一帆风顺(国画) 时卫民

担忧、害怕……所有的心态都化为了一种力量，那就是听从国家的安排，坚壁清野，不给病毒侵袭的机会。

美好佳节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团聚时刻，可突如其来毒疫却让欢庆变成了挽救生命的征程！医生，护士，科学家，连同军队都奔赴战场与病魔厮杀。民众，作为地基扎根土壤的

后方基层，号召各方力量做好防护措施，给国家不增麻烦，给政府减轻压力，给社会不添乱，给储备不加负担，以最大化的资源支援灾区。

我们村口搭起了帐篷，党员干部日夜轮流站岗，他们戴着口罩坚守阵地，量体温做登记，把好基层关。村委员唐智斌的母亲病逝了，他叫来殡葬车把母亲遗体送到殡仪馆暂存，说等到疫情过后再办丧事。家人亲朋理解他支持他，村民敬佩他，他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咱老百姓的小家不算啥，国难最大，咱得站直腰杆扛一头才对！”

在每天各方不断更新的信息中，

灾难来临一起扛

岩上松

看着那条不断上升的蓝线，坐在家里的中医朋友发来了视频，他的诊所一直开着门。他把家人送回老家，大过年他自己坚守在诊所，他的医用品随时等候着需要的人，他把所有的口罩都搬出来，免费发出来问诊或者是买药的人。他给他们讲疫情，讲合理的防护措施，给发烧感冒的病人做登记，小小县城的一角，他成了生命安好的保障。我问他不怕感染病毒吗？他说：“怕，咋不怕呢，但能为一方出一把

力，肩上能扛几分是几分，学医致用心里踏实！”听着这些话，我的眼眶是无法坝坝从心底涌出的水柱……

武汉的疫情在日夜奋战，医生染病了，护士累倒了，科学家流泪了，患者在痛苦中挣扎，病床在不停地增加，揪心的一幕幕使我们潸然泪下！我们的祖国，我们的民族，我们的大众，我们的中国梦，这些字眼都在心里久久回荡……

祖国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在母亲的臂弯享受温暖。当母亲的衣衫被地震撕扯烂了，我们众志成城为母亲疗伤，为母亲缝衣；当母亲被病毒困扰，我们全力以赴驱赶毒兽。昔日的非典，今日的肺炎，肆虐是它们的本性，狂妄是它们的傲慢，但在科学和医道面前它们终将变废为宝，有多少痛苦，我们中华儿女会一起扛过难关。我们为母亲祈祷，愿经历无数劫难的母亲坚强，春风拂来，杨柳新枝万万千，相信时光会还母亲一个健康的容颜！

新书架

《河洛图》：再现中原儿女的豪气人生

立十

“河洛图”又称“河图洛书”，相传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，《周易·系辞上》有记载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。在传说中，得此图者多为黄帝、尧舜禹汤等明君能主，他们凭借河洛图的“神助攻”，成了上下五千年历史里响当当的名字。久而久之，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“河洛图”也就成了吉祥的象征，成了人们重金追逐的祥瑞，更成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图腾。在“河图洛书”出现的千年之后，扎根在河洛中原的茅盾文

学奖得主李佩甫就地取材，叙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：一个被称为“民间财神”的传奇家族——连富十二代的河洛康家和它背后那些中原儿女的豪气人生。

这部小说的雏形来源于李佩甫十年前为电视剧《河洛康家》所作的文学剧本，在这十年中，他用心对作品进行了加工打磨，将一个单纯的传奇故事再度深化，借助风水大师陈麦子之眼，将河洛康家的跌宕起伏与当下社会的浮躁不安完美结合，呼出了作者本人对当下的劝诫和反思。

发现一个包裹，急忙上前查看。那时阳光正好，包裹里的一个可爱的婴儿，嘴里含着小手冲他微笑。他吓得

疯跑起来，惊叫的声音引来了劳作的山民。大伙儿忽然想起，上午山上来过一对时尚的年轻人，怀里抱的就是这个包裹，必是对年轻人狠心抛下的。大伙儿气愤地骂，骂这对年轻人坏了良心，只管生不管养的畜生。骂过，还是心疼孩子，就想到了程喜。既然单身汉一个，不如把孩子收养起来，晚年总算有个照应。

后来孩子就成了放羊娃。余秋芳二人赶到程庄村，已是晚上亮灯时分，他们找到了村主任。村主任证实了山民的话。余秋芳问：为啥不给孩子申报户口？

程过。他来历不明，又没有医院出生证明，一直拖下来了。孩子咋不上学？没户口学校不收。余秋芳说，如实申报，特事特办嘛。孩子不上学怎么能行，这是大事。

临走，余秋芳忽然问：孩子怎么说他是城市人？村主任噗声一笑：这孩子没名字，程喜让村里人起个名字，有人戏言，姓程的拾来的人，就叫程拾人吧，后来就叫开了。余秋芳再去程庄村的时候，送去了程拾人的户口本。

小小说

城市人

叶剑秀

怎么不上学？

上不成。你是程庄几组的？

三组。你叫啥？

城市人。放羊的少年高喊一声，追赶羊群去了，声音里还带着稚嫩的童音。

余秋芳怔怔地站在那里。一会儿工夫，一位老人背着一捆干柴走过来。

余秋芳急忙上前问道：这是您的羊群？

老人点点头。您叫啥？

程——喜。那小娃是您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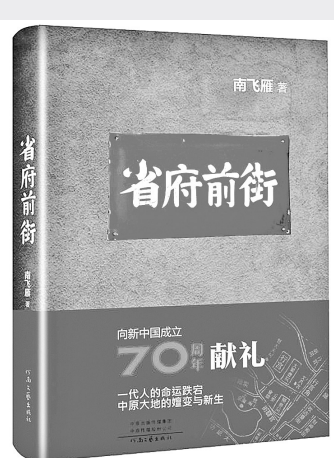
俺……小宝……儿子。老人说

不出一句囫圇话，原来是半个哑。余秋芳还是听明白了，小孩是他儿子。

九岁。天空暗下来，冷风更紧，要下雪的样子。

小王开车过来了。

连载



几个厨子厨娘噤不敢言，冯氏继续道：“这话我不便当面说，你们有难言牙伶俐，给那位老夫人家的捎句话，再有这事儿，就没什么面子可讲了。”

门口却有人拍手笑道：“姨娘说得好，您放心，这话我一定给我坏丫头捎过去。”

随着说话声，一个少女飘然而至，朝年长的厨子道：“没听见夫人发火了？反正也喝不得了，端出去倒了吧，眼不见为净。”

厨子陪着笑，却比哭都难看，也不敢应声，低头看着脚背。冯氏叹气，一脸苦笑道：“小姐这是影戏看完了？今天倒回得早。”

突来笑道：“我自然还想看的，可人家只给放一场，想看也没有呀！这日本人可真捣乱，占了上海，美国的电影进不来，国片也都是老是的，不是《夜半歌声》就是《马路天使》，翻来覆去看多少遍了。还有那些大学生，这么大的雪也不嫌冷，围在影院门口又是游行又是撒传单，比里头的声音都大。”

本来一屋子压抑的气氛，被突来一串连珠炮似的话给轰散

了，大家心头都是一松，一个年长的厨娘壮了胆子道：“小姐是不知道，日本人离开封可不远了，说是黄河北全是日本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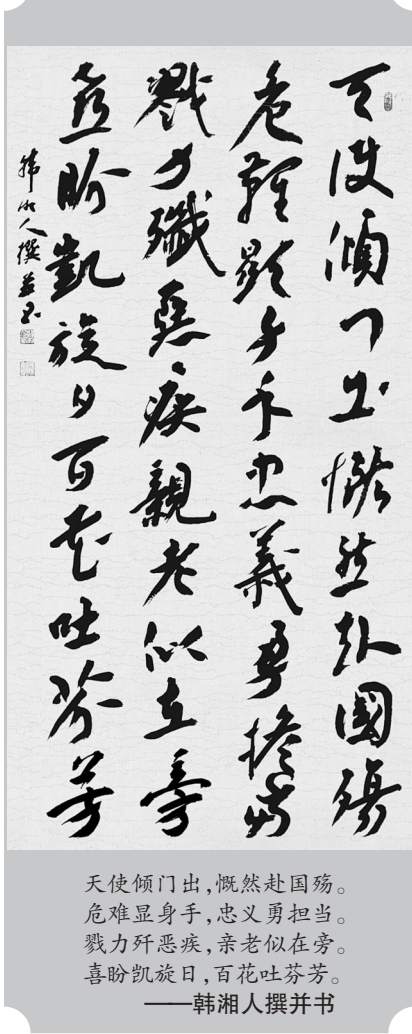
冯氏皱眉道：“说这些干吗？小姐忙了一天，累了，先服侍小姐更衣——晚饭好了吗？”

厨子厨娘见冯氏不再提炭的事，暗中都松了口气，正要簇拥着突来离去，但见她摆手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是好几天没见父亲了，姨出去倒了吧，眼不见为净。”

冯氏倒是一愕。平心而论，她是不愿突来去的，这姑娘生就是她的对头，刚嫁进门就被打了一枪，削去了一个耳垂，这两年里突来人前人后，开口闭口都叫她“姨娘”，这本是宅门里称呼侧室偏房的，突来这么叫显然是存心挤对，时时提醒她出身不正。冯氏不敢当面教训，背地里找微茹哭了一场，弄得微茹也觉得礼数不够周全，当即答应下来，要找突来说清楚。冯氏还担心微茹话重，把小姑娘说狠了，惴惴不安了一夜。不料第二天晚上，微茹

高兴高采烈来报，说找突来谈过

了，真是懂事儿孩子，叫冯氏“姨娘”根本不是说她出身如何，而是把她和惠蕙视为姐妹，惠蕙是母亲，冯氏自然就是姨娘，母亲不在身边，姨娘就是最亲近的。冯氏笑得释然，心却凉透，脸上还要装出一副欢喜天喜的模样。其实她何尝不知，小姑娘那些说辞显然太可笑，微茹当然是不信的，不过可笑与否、信与不信都不重要，他所要的是一个说法，能自圆其说就好。既然微茹都故意装糊涂，做和事佬，她再强势去争，又能争到什么？膝下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，往后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，即便争来又能给谁呢？反正突来早晚是要嫁人的，再难也就这几年了。冯氏抱定主意，凡事处处忍让，不跟突来计较。既然突来要去微茹，那就让她去，不然回头落个不让父女见面的名声，更不好听了。冯氏想到这儿便是一笑，道：“也好，我刚才叫了车回来，风大雪大，千万别忘了凉。”又扭头对厨子厨娘道：“还愣着干吗？快收拾起来——再弄一个酸辣肚丝汤，一个姜汤，把第



天使倾门出，慨然赴国殇。危难显身手，忠义勇担当。戮力歼恶疾，亲老似在旁。喜盼凯旋日，百花吐芬芳。——韩湘人撰并书

诗路放歌

盼疫情拐点

耿广智

日月高挂有落西，四季轮回春冬依。毒魔凶猛势可衰，拐点过后气奄息。疫苗靶中强敌心，中西良药万病医。雁南阵阵伴古韵，江涛声声浮舟楫。

送瘟神

东里巴人

江城三镇已封门，四面八方援手伸。捐资捐物如流水，国医医护似白云。总理慰问化动力，担当扛鼎势千钧。全民参与抗毒瘴，不日即可送瘟神。

渡劫波

春厚

楚天惊病魔，瘟神肆虐多。封城防扩散，民众叹奈何。八方白衣至，祛病卫家国。众志成城，只盼渡劫波。

叹今时

绿丛

疫到楚天惊，驰援老幼情。耄耋争挂帅，弱冠抢中缨。携手平危难，并肩挽众生。今春谁最美？当属是群英。

鼠年春节感怀

知行

迷雾锁江谩东湖，黄鹤楼，汉江路，曾记洛珈漫舞。归来远去，别离重逢，风雨几蹉跎，星移不改朔明天，山川终将坚如初。

了个包子，便再也吃不得了。这时仆从来报，说车已经到了门口，冯氏差人打电话给中兴楼饭庄，叫了夜宵送到北土街三九四号，这才亲手提了暖瓶，跟突来前一后出门上车。车是美国的别克牌，后座宽而长，冯氏和突来各坐一端，中间像是隔着汪洋大海。从上车起，两人就一直沉默，谁都不发一语。好一阵沉默之后，车停了，原来前边有士兵立了栅栏路障，正挨个检查车辆。冯氏皱眉道：“腊八节还查车？这帮兵什么做的，也不嫌烦。”

司机老石并不答话，默默地排队等着。突来却笑道：“要开会呢！听同学说是好大的会，好多大官都来了，从今天晚上还要戒严呢——对不对，老石？”老石也不回头，梗起脖子，往后视镜里一瞥，露出一嘴黑得焦黑的牙。突来就咯咯地笑起来，得意地看了冯氏一眼。冯氏早已习惯，并不跟她置气，无所谓地看着窗外，抱紧了怀里的暖瓶。对冯氏而言，现在任何事情都不重要，她只盼早点见到微茹。

老石四十来岁。民国七年惠

他是山东人，素来只景仰武松武二郎。突来便忙安慰他说Horseman是“行者”的意思，讲的正是武松。老石这才喜不自胜，见人就拿突来聪颖、懂得多。突来一时兴起，还特意考据了一番，竟跟老石说武松是清河县人，打虎、做官在阳谷县，前头一个在河北省，后一个才是山东人，所以武松根本不是山东人。老石听了目瞪口呆，好几天闷闷不乐。微茹听说后大为不满，责怪她无事生非，为了安慰老石，他放下公事不办，也好生考据了数日，兴冲冲找老石澄清，说此清河县非彼清河县，武松的清河县在山东、河北和河南三省交界处，归山东东昌府管辖，跟他确实是老乡无疑。老石这才转忧为喜。

老石开着车，雪还在下，一点没要停的意思。老石开得慢，在积雪上，发出嘎吱的声响。前头路障边，车已排成长队，士兵们早成了雪人，却还是没有丝毫懈怠，查过一辆放行一辆。冯氏等得心焦，忍不住道：“老石，能去说说吗？好歹通融一下——天冷，粥该凉了。”